

1302
要目

建瓯、南平解放纪实
省立瓯中地下党活动
解放初战斗生活片断
东岳庙的牛鬼蛇神
整治建瓯龙须沟
建瓯市手工业发展史
记鼓楼铁民校
为“牛郎织女”架“鹊桥”的人
八秩婚纱耀眼红
寒来暑往话年节
谈绍兴师爷与建瓯几个绍兴人
高山飞瀑话龙村
旧闻琐记

第九
辑十

建瓯文史资料

建瓯文史资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建瓯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

封面题字：赵玉林

建 瓯 文 史 资 料

（第十九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建瓯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建瓯市绿洲胶印部印刷

闽新出（南94）内书（刊）第110号

（内部使用）

目 录

建瓯、南平解放记实·····	寒升贵 (1)
省立建瓯中学地下党活动·····	邱性脚、谢宝光 (10)
解放初建瓯战斗生活片断·····	施大刚 (24)
木西林擒匪·····	徐志耀 (30)
练德光团覆灭记·····	潘儒桂 (39)
寒来暑往话年节·····	潘 芳 (43)
建瓯年节习俗与迎神赛会·····	林德发 (57)
东岳会的牛鬼蛇神·····	莫庭贤 (64)
记鼓楼铁民校·····	莫庭贤 (71)
解放后通济街民校·····	林德发 (74)
清末民初的私塾·····	陈子荫、叶文成 (77)
整治建瓯的龙须沟·····	朱振隆 (84)
建瓯市手工业发展史·····	林桂芳 (88)
为“牛郎织女”架“鹊桥”的人·····	叶夏汉 (95)
理发业今昔 ·····	潘 华 (101)
八秩婚纱耀眼红 ·····	叶文良 (105)
建瓯又见旗袍 ·····	林佳明 (107)

麻将牌趣话 朱 喜 (109)

高山飞瀑话龙村 张家荣 (113)

一肩担两县的：筹岭石塔山 张家荣 (124)

茶都奇葩香万里 张家荣 (127)

谈绍兴师爷与建瓯几个绍兴人 潘 鼎 (133)

旧闻琐记 潘 芳 (137)

建国 40 周年建瓯南平解放

记 实

窦 升 贵

两军并进敌我难分成奇迹

渡江后，我第二野战军四、五兵团在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领导下，乘胜追击。四兵团十五军四十四师一三〇团从四月二十五日至五月十四日，历时二十天，横跨皖、赣、闽三省，行程一千五百余里。直插到闽北，切断了敌刘汝明、李延年部企图经建瓯、南平向福州逃跑的去路。

在这次战役中，我们四十四师一三〇团在秦基伟、向守志、李钟玄等军、师首长的指挥下英姿飒爽，一鼓作气解放了闽北崇安、建阳、建瓯、南平等四座县城。当时我在一三〇团二营六连任班长，自始至终参加了这一战略行动，亲自经历的事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细节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追击二十日 行程千万里

越过武夷山 袭铅山河口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渡过长江后，我连和大部队一起乘胜追击敌人。新任连长白清华在行军中为了健全各班排领

导力量，从连部把我调到八班任副班长，代理班长职务。此时，公路上各部队的步兵、骑兵、炮兵挤得满满的，争先恐后地向指定目标前进。

五月三日，我第四十四师一三〇团到达江西省弋阳县的漆工镇时，前方不时传来隆隆的炮声，这多数是敌人在毁炮前盲目倾泻炮弹的声音。这时，军首长命令我们师担任全军的前卫奔袭河口、铅山之敌。为“五四”运动三十周年献上了一份厚礼。

五月八日，敌五十五军、九十六军及九十八军和交警纵队等残敌，在我各路大军的奋力追击下已成为惊弓之鸟。由于我军追击速度快，使敌人往往没有撤到预定防线即被歼灭或击溃，敌军真是兵败如山倒，如风声鹤唳乌合之众，各自向闽赣边境的武夷山鼠窜逃命。此时，我一三〇团六连已连续追击敌人十五天，行程一千华里，转入分散剿匪。

五月的江南，霪雨霏霏，山洪暴发，桥梁冲断，给追击敌人带来许多困难。一路上，团长李钟玄、副团长东传钧及团政委周泉等领导和战士们同甘共苦，穿着土布军装，爬山涉水，渡江河、穿小路、过田野，在上无雨具、下无鞋穿的情况下艰难地向南追击敌人。许多战士脚上大泡套小泡，血脓拌泥浆，也不能停下来休息，用稻草、破军衣裹着脚继续前进。部队吃不好，睡不好，战士们的体力普遍消耗很大，疲惫不堪。就在大家都希望能停下来休整两天的时候，接到了军首长的指示：“敌李延年兵团一部正由浙南江山、龙泉等地往西南经浦城向福建水吉、建瓯溃逃，命令四十四师于五月十日前进占建阳、断敌退路，配合第五兵团全歼该敌。”

当时，部队还传达了刘邓首长的指示：“各部队应不顾一切疲劳，不为地形及气候的所制，不为辐重及小的俘获所拖累，不为小股敌人所钳制，勇往直前，大胆迂回包围，务求抓住其主力歼灭之。”并强调指出：“追击越深入，敌人越惊慌，胜利也越有保障。”师党委及时发出了：“前卫不挡路，后卫不掉队，胜利建筑在脚板上”的号召，决心“为军拼搏”，“为师争光”。

闽北游击纵队是一支对党对人民忠贞不渝的武装力量，一直以崇安为中心活动于福建的崇安、浦城、邵武、建阳、光泽和江西的上饶、广丰、铅山等县。这里山重水复、竹木茂盛、地势险要、天高皇帝远，是开展革命游击活动的天然宝地。福建省委领导机关也设在这里。从一九二七年七月崇安建立党组织起就开展武装斗争，坚持二十二年被誉为“红旗不倒”的著名老根据地之一。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福建省委改为“闽浙赣区党委”。

一九四九年一月，为了迎接和配合解放军解放闽浙赣地区，“闽浙赣区党委”统一把武装力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闽浙赣人民游击纵队”。在“背靠福建、面向江西”的方针指引下，武装力量不断壮大并乘我二野四、五兵团强大野战军挥戈南下，直指闽、浙、赣追歼逃敌的有利时机，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对上饶国民党县长于五月三日策反，迫其投降解放了上饶。五月五日闽北游击纵队广丰独立团对广丰县国民党县长、自卫队策反又攻占了广丰县城。

五月八日，闽浙赣人民游击纵队主力部队在江西贵溪与南下的五兵团会师。陈赓司令员与省委书记曾镜冰亲切会见。

五月十日上午，秦基伟军长随大军亲临“英雄的”崇安县

城，受到群众热烈欢迎，当晚并举行了军民联欢共庆胜利。

五月十一日，配属四十四师的一三五团追敌至武夷山北麓的上饶花厅与闽北游击纵队司令王文波会师。

五月九日，第四十五师（缺135团）由崇安火速入山直插东南方向截击由江山、龙泉逃往水吉之敌。第一三三团一天强行军一百五十里，突袭水吉途中歼敌联勤部队一部，并利用缴获敌人的汽车追击敌人。十一日，第一三四团追击逃敌至建阳正东的小湖镇附近，将敌第九十六军、九十九军、五十五军等残敌全部打乱，使惊惶的敌人闻风丧胆，溃不成军四处逃命。第一三三团、一三四团对溃逃之敌即时展开清剿、歼敌两千余人。

胜利的捷报频频传到各部队：五月九日，一三一团以一百五十里强行军抢占了崇安城，十日，又以一百二十里疾进，夜占建阳城，袭击了刚由水吉逃来的敌五十五军二十九师八十六团及敌交警纵队各一部共俘敌三百五十余人，缴获汽车十余辆。残敌慌忙弃下配给的新钢盔等军用物资南逃。

这天晚上我连追击敌人到达建阳城郊，实在太疲劳了，战士们累得倒下呼呼就睡，仅睡四、五个小时，外边又响起了“嘀一哒，嘀一哒”集体出发的号声，双脚溃浓打满了血泡的新战士，爬起身脚稍一触地，痛得直咧嘴。枪支、弹药、米袋、背包、锅铲等又重重地压在身上。十一日上午，在城内每人又领到了一只草绿色新头盔，然后就向水吉挺进，转而沿南浦溪小道急行军二百三十里，向建瓯方向搜索歼残敌。

闽西北山地属武夷山脉北段，是全省地势，最高峻的地区。位于闽赣边境上的黄冈山，海拔2158米，是福建省的屋脊，而“分水关”又是由赣入闽的必经之路的重要关口。山水向北入赣，

向南入闽，由此南北分开，故名“分水关”。这里山高路陡、路面窄，南逃之敌带不走的大炮等重武器，都浇上汽油成排烧毁于山脚下。

由于我军速度快，部队翻过几座山，果然追上了敌人。敌大批散兵游勇与我同在一条公路上急速向南奔，沿公路两旁，到处是逃敌丢弃的枪支、弹药、衣物和文件。由于天气变热，我军穿的土布军衣显得又厚又重，行动很不方便。因此，上级允许捡敌人的“洋布”军服穿，但在太行山发的土布军装至少要保留一套。此时，我军大部分战士穿的已和敌军差不多了，如不仔细观察，很难分辨清楚敌我。针对这种情况，上有规定，土布军帽为辨认敌我的标志，绝不能丢弃。当时，我对敌政策是：“只要敌人放下武器即不要追究”。闽北老百姓对敌人充满了仇恨，经常用镰刀锄头袭击敌人的散兵游勇。被我军追得溃不成军的敌人，也不敢单独行动，被迫放下武器自动组成方块队形往南逃。因我们和敌人的散兵游勇夹杂在一起，连长迅速收拢部队编成三路纵队快速前进。有时敌散兵游勇自动自成的方队尾随我军往南逃，与我保持同样的速度，既不敢拉下太远，也不敢靠得太近。我出发，他也出发；我宿营，他也休息。同穿一色军装，队列中，有背枪，有徒手；有纪律严明，有危害百姓。搞得当地群众一时也分辨不清哪是解放军、哪是国民党军队。这是千里追击在闽北的奇观。

五月十二日，天气晴朗，气温很高。我连到达水吉县大庙地区午休。正准备捡柴点火做饭，突然，三百米外南浦溪对岸杂草茂盛的小路上出现了一股敌人。战士们一看到敌人，都来了精神，准备弹药迎敌。营长杨德山命令我连隐蔽待命出击，同

志们都躲到路边的深草中，屏住气看着敌军的行动。敌军由北向南一路纵队向我们这边走来，士气低落，溃不成军，倒背着枪低头避日，缓慢向前挪动。从我们面前过了三百余人（约两个连）后，队伍突然中断了。等了大约五六分钟，相距三百米外的原路上又出现了一支艰难、缓慢前进的队伍。是拉开了距离的敌人？还是追击敌军的兄弟部队？大家一时辨认不清。如果是敌人，他们已经进入了我们的伏击圈，一个也跑不掉。如果是自己人，打误会了可不得了。这时，爬在我身边的谢大海焦急地催促副连长道：“又放进来二百多，打吧？”副连长李元成低声传令：“各排机枪准备”。只听到“哗啦啦、哗啦啦”子弹都推上了膛。大家正在瞄准，准备射击时，连长白清华看到后边队伍的帽子发白，突然喊道：“不准开枪！赶快联络是否是友军！”通信联络员赵庆祯“嘀哒，嘀哒”吹响了联络暗号，对方立即用号声回答：“是我五兵团十七军的。”刚才过去的三百余人是敌人，已全部进入我二营的伏击圈。机枪扫了两阵子，敌人全部作了俘虏。多危险呀，要不是白连长细心观察，发现帽子不同，就可能打误会了。事后，同志们都说：“这土布帽子的作用可真不小”。

解放建瓯城 追击到南平

五月十三日晨，师前卫一三一团再克建瓯城，查明国民党守敌第四十五师弃城向古田县方向逃窜。敌第五十五军等向南平逃窜。伪县地方自卫总团在伪县长带领下逃出城外，被我军追剿，溃散于农村。来不及逃跑的，又被我军歼灭三百余人。

建瓯是敌闽北空军基地，街道宽敞、市容整洁、交通良好、

秩序井然，商店全部开门营业、邮电通讯设施较发达。十一日我连进到建阳时，缴获了敌人一批草绿色新头盔。十三日中午十二时许，我一三〇团二营举行入城仪式，部队都一律头戴钢盔，肩背美式装备，显得十分雄伟庄严。城内居民站立在街道两旁，摇动着三色彩色小旗，燃放鞭炮，醒目的标语写着：“欢迎解放军解救江南人民！”在群众的欢呼声中，部队排成四路纵队，伴随着连长“一二一”的口令声，迈着矫健步伐开进了建瓯城。

由于水吉、建阳、建瓯的解放，从江山、浦城向闽南逃跑的敌军退路已被切断，残敌除部分被歼灭外多数被迫在三个县交界处附近的山中溃散为匪；从江西逃入的敌军一部则继续沿公路向南平方向逃窜。因我军追击速度快，所以，沿途公路桥梁均未遭到破坏。十四日捷报传来我一三二团在团长郎玉林、政委尹邦宪率领下不顾一切疲劳，继续向南追击。此时，敌已溃不成军。该团一营营长马文学、教导员冯令忠带领全营官兵利用刚缴获的敌人汽车，动员司机开车载部队追击敌人。当我军进抵敌闽中供应基地南平时，因与敌服装相同又是乘车而来，根本没有引起敌人的注意。有些刚逃脱的敌人正在为自己侥幸脱险而庆贺时，没想到解放军乘汽车追来，在他们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时，我军已“从天而降”，赶到了敌人前而，抢先占领有利地形，突然跳下车对向敌人大声喊道：“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缴枪不杀，解放军优待俘虏。”一个敌军官还半信半疑站在那儿。当他看到战士们佩带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方形胸章和土布军帽上金光闪闪的“八一”红五星时，才相信真是解放军追上来了，举起双手说“我们缴枪！”敌士兵从我军渡江

起，至今已整整逃跑了二十多天，实在筋疲力尽，不愿再为国民党卖命了，当我军一截住敌人时，便把枪械往地上一丢，举起手来，乖乖地当了俘虏。

突然俘虏中有个身着国民党军官服，头戴大沿帽的青年大声呼喊：“我们受国民党反动宣传，上当受骗了！”战士们以为敌军官“见风使舵”耍狡猾，便大声责问道：“还有谁上当受骗了？站出来！”敌群中一下子涌出来三四十人，留长发、小分头、有的戴着金丝边眼镜，还有几个女的。营团首长一看就知道这不是国民党的普通士兵，以为是抓到了国民党的教官大队。经一审问，才知道他们是南京大学的学生，一周前在上饶地区时受敌蒙骗才加入国民党军队。这就样，敌第五十五军、七十四军及第五军等残部又再次被歼灭六百余人，并缴获汽车三十余辆。此时，敌第五十五军主力宣告被歼，少数溃散逃入山中为匪，我顺利攻占了南平城。

当时，我军正需要有知识的大学生，讲明政策后，这些被俘的大学生都乐意留下来为我军服务。经短期集训，女的调师部，男的每个连队一至两名，穿上我军的黄土布军装，戴上土布军帽，很光荣、自豪地当上了我军连队宣传员。这些大学生进步很快，五月十八日在建瓯集结时才分配到连队，二十八日部队向江西临川进发的路上，便熟练地打着快板参加宣传鼓动工作。

伺养员火烧水西

敌闽北空军基地座落于建瓯城关西南的水西，来不及搬运的53加仑桶装满汽油横七竖八地到处都是。有的不法歹徒乘机

撬开盖偷油。宽大的简易军用仓库内存放着尚未搬运走的军需物资和弹药。十余部满装军需物资的汽车不规则地停放在仓库马路两侧，也没有来得及开走。这里的军用仓库和贫民住宅区仅一路之隔。我军占领建瓯后，师炮兵营就驻扎在这里。

由于这里存放有大量的汽油，敌人逃跑前又往库区倒了一些汽油，空气中挥发出来的汽油味很浓、稍有不慎，一根火柴顷刻间能使整个基地化为灰烬。有一个姓刘的饲养员，不懂汽油燃爆性能，十六日凌晨给马上料时，灯油燃完后擅自试图用汽油作燃料照明，引起火灾。大火把基地弹药库及炮兵营自带的弹药燃着，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城关水西一片火海，各类弹药像爆豆似的与桶装汽油互相撞击飞起来爆炸。我师火炮也因抢救不及而被燃烧。

大火还殃及到马路对面的居民区，三十九户贫困居民住房被大火吞噬，无家可归。地方政府在很困难的情况下筹集一批衣物，给每人白米五十市斤救济灾民。我第四十四师师长向守志对受灾群众十分关怀，临走时按受灾人数，每人增发稻谷十五市斤，钱若干，并将缴获敌人的木料一批转交地方政府，用于为灾民建房。军部将这一重大事件通报全军，对有关人员作出处理，并以此为教材，对部队进行一次安全防火教育。

(中共建瓯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省立建瓯中学的地下党活动

邱性卿 许宝光

前 言

解放前，在福建省立建瓯中学的学生中，有一个中国共产党闽浙赣省委城工部地下党小组在秘密地进行着革命活动。这个党小组是省瓯中最早的党组织。党小组的成员有49级的邱性卿（现名邱性清）、谢宝光（现名谢冰）、詹吉祥（现名詹原）和50级的李洪光等同志。党小组的负责人是邱性卿，老邱的上级联系人是王刚同志，王刚同志当时又是浦城县委书记。1949年5月13日建瓯解放了，他们高中毕业离开了学校，参加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中去，继续为祖国的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个党小组及其活动鲜为人们所知道。四十多年过去了，李洪光同志参军，随二野部队进军大西南后，至今尚无音信。詹吉祥同志已不幸离开了人世。

以下回忆片断是由邱性卿和谢宝光两同志根据当年情景回忆写成的。

●邱性卿同志的回忆：

写作文被教育处扣留

我于1947年下半年由省浦高转学省瓯中。1947年9月浦

城县地下党组织批准我为中共党员。浦城县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王刚同志指示我在省瓯中要隐蔽待机，了解情况，宣传群众。

省瓯中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政治空气沉闷，没有学生会的机构，却有三青团的活动，同学和老师中似乎信天主、耶稣的人多，关心国家命运前途的少。能不能打破一下这种沉闷呢？我回忆自己在浦高时，我们学生中有不少人常以李公朴、闻一多被杀事件、沈崇被美国兵强奸事件、国大代表竞选丑闻、胡适竞选总统及国民党各种腐败丑闻等为内容，非议时政，且这些丑事往往是跟“委员长”沾在一起的。这样议论在学生中既有市场又较安全。一次课堂作文，我即席写了一个女学生被“逼上梁山”干革命的短小说，老师虽批评我是无政府主义者，但又赞扬我的文章写得很不错。从这点经验出发，觉得不妨也在瓯中试一试。

我想侦察一下，于是就利用作文和周记谈古论今，写了点洋兵横冲直撞、鲁公有眼无珠、夫子伤风感冒、门人丢了嘴巴，瓯中尽是阴雨天之类内容的杂感。对于“莫谈政治”，我说：“原始人肯定做到了，因为那时大概还没政治；但是后来似乎不行了。古人也太傻，如若当年他们也懂得“莫谈政治”孰会招来焚书坑儒横祸了。对于宗教，我说我不信鬼神，但若要求人人都须信教，我宁可信景教，因为它崇拜火，有光明。

作文本交上去，还没来得及在同学中散布，就被教务处“人士”扣下，把我看成是危险分子，还扬言要追查。这时我的确感到有些紧张，赶快写信向王刚同志报告。王刚同志沉着老练，他给我找到了当年曾与瓯中军事教官王教正交好的老同学，托其给王写了信。果然灵验，不两天教务处就通知我去取作文

本。开头还要我写反省，我说我没错，写不了反省。拖了一个多星期。大概王教官又发了话，教务处“人士”只指责了我几句就把本子还给我了。就这样，我平安无事了，能在瓯中站稳脚跟，并意外地有了一点知名度。“无政府主义”虽还要继续表演，但要倍加谨慎小心了！

“古怪歌”唱出狗咬人

1948年2月，元宵节前后，王刚同志交给我一个任务：陪伴李明同志乘船去建瓯。行前他给我看了一些书刊。从一本刊物中我看到有一首《古怪歌》很不错，能反映老百姓的心声，我把它抄下来，并在行船几天中把它唱熟。百沿江天百里行，一路水声一路歌：“往年古怪少啊，今年古怪多！……太阳西边出，月亮东边落……人向老鼠讨米吃啊，秀才做了强盗！……早晨去进城啊，看见狗咬人，只许它们汪汪叫啊，不许人们用嘴来讲话！……。”到了学校，我就用自己的大嗓门唱着，吸引来不少同学，争相传抄和学唱，这首歌很快就广泛流传到建瓯社会上去，成为流行一时的歌曲了。

1947至1948年间，全国学生运动高涨，可是瓯中连个学生会都没有，自己运动不起来，对别人的运动也无动于衷。我很想能找理由把学生会搞起来，同学中倒是不乏支持者，但当权者这一关难过，我又不愿太暴露，不好赤膊上阵，只得暂且作罢。我想，可没有学生组织，不可没学生运动。因而我把李明同志给我讲的解放区小故事、从报刊字里行间获得的解放战争信息、以及我初学到的一点点唯物史观结合起来，和同学们谈古论今。慢慢地群众多了起来，“我”开始发展为“我们”，有